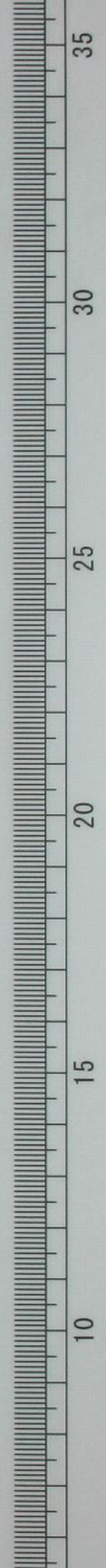


校訂  
補

文章軌範評林

三四

13
1107
2





113  
1107  
2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議論精明而斷制文勢圓活而婉曲有抑揚有頓挫有擒縱場屋程文論當用此樣文法先暗記放膽兩集下筆無滯礙便當讀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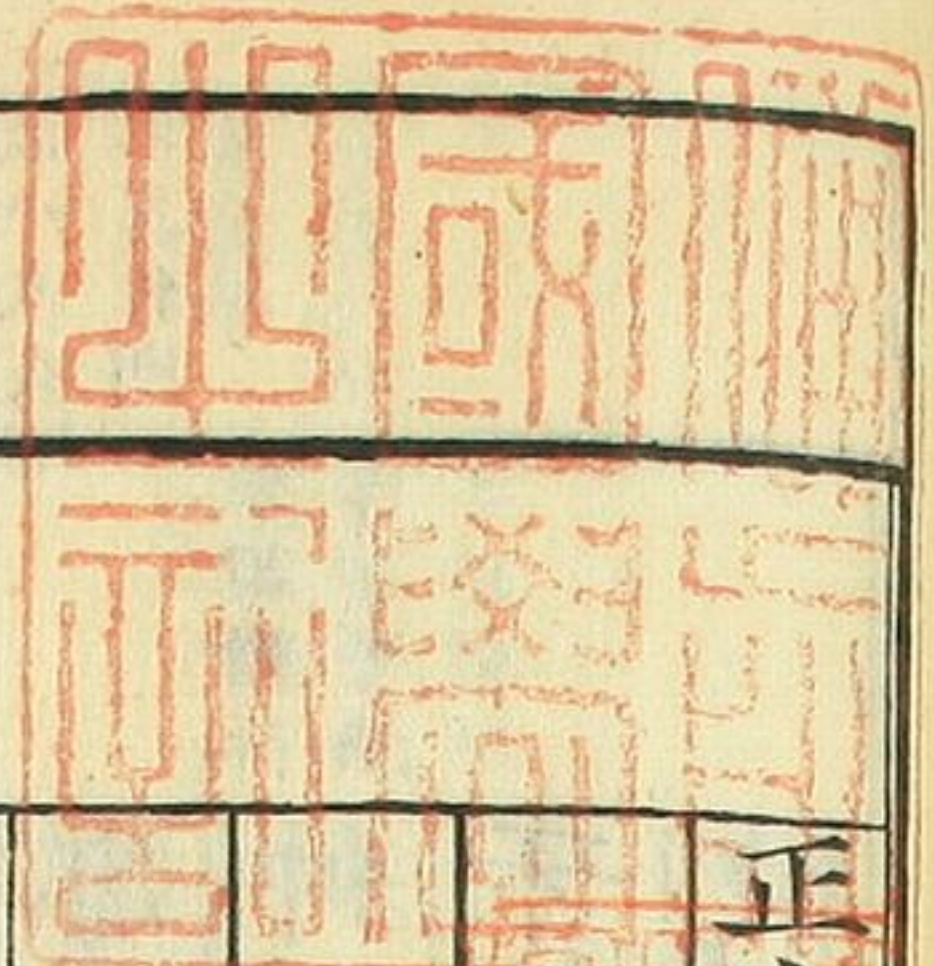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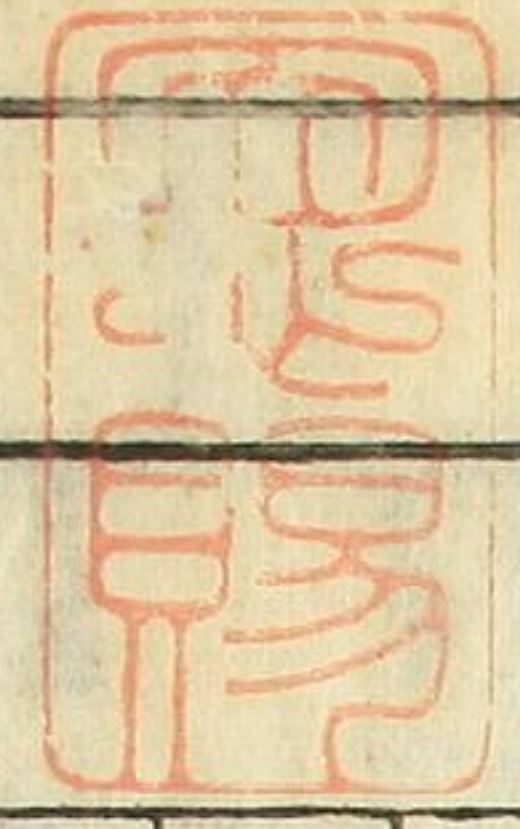
管仲論

蘇老泉

補宋蘇老泉名洵字明允眉山人與二子軾轍來京師一時學者競效蘇氏為文章號老

正文章軌範評林

卷之三





茅坤云一篇本末事蹟之總  
泉又稱老蘇除秘書省校書郎文集二十卷諡法三卷

無敢字  
於八大

樓迂齋云文字若叙事起下面須要接得有力

故八大及本集作則

委曲精詳字字可法

管仲相威公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彊諸侯不敢叛管仲死禍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公子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齊無寧歲公子武孟昭立是為孝公故曰五公子公子昭夫功之成承接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轉折亦必有所由非斷制故齊之治也借此形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鮑叔管仲及其亂也吾不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文字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

本集八大無意字

呂祖謙曰含蓄得好不說破

於八大及本集作乎

王鳳洲曰微策抑揚反覆在此數行

本集八大冠下無而

朱蘭嶼云須着有無二字意甚

放四凶文氣婉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好致空青一點何處得來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意以入正仲且舉天下之賢者此是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此是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一段看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展轉不絕於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驚入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彈冠而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

九龍平水  
卷之三



字

本集八大  
無哉字非  
是

極方紆餘

數句語新

此三段又  
是本旨

搏訪曰到  
此意已竭  
却把文公  
來此並引  
語切實  
呂云此下

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  
 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少三子之徒哉雖威公幸  
 而聽仲誅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  
 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關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  
 者以自代本此是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  
 患三子者不言可也此是未○此一段是代管仲為  
 是思量吾身生管仲之時居管仲之位為管仲之事  
 當如何處置必有一策東坡作是錯論范增論皆用  
 去五伯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  
 不及仲狐偃趙衰先靈公之虐文公孫不如孝公之寬  
 厚威公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猶

非是盟主  
下有者字  
百下有有  
字一敗作  
一亂

因實語  
又云此處  
語得有力

華木子作  
仲  
有音又

管子有疾  
朝桓公曰  
鮑叔之為  
人也好直  
而不能以  
國強實賢  
無之為人  
也好善而  
不能以國  
誦  
茅坤云俱  
臨沒時進

得為諸侯之盟主百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  
 老成人焉過得威公之薨也一敗塗地無惑也彼獨  
 恃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又換蓋  
 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  
 仲者吾不信也東有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  
 胥無之為人如此是本以為且各疏其短此事見是  
 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托國而又逆知其將  
 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鯁以不能進蘧伯  
 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蕭何且死舉曹參以  
 自代詞不費而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先得此二  
意自全事為証然



賢切証  
周之象曰  
繳得精神  
甚有力如  
破竹勢一  
句緊一句

後立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賢者不悲其身之  
死而憂其國之衰故必復有賢者而後可以死彼管  
仲者何以死哉一句

樓迂齋評老泉諸論中惟此論最純正開闔抑揚之妙責管仲最深切意在言外

茅鹿門評通篇只罪管仲不能臨沒薦賢起起伏伏光景無窮

呂東萊評老蘇大率多是權書惟此文明白的當前亦可學後不可到此篇義理的當抑揚反覆及警策處多

胡秋宇評威公本是桓公因避宋欽宗講改桓為威然老泉死在靖康之前不應預知廟諱必傳寫者追改之耳又曰韓非子言管仲若隰朋而桓公不能用也似未可沒罪仲矣

高祖論

蘇老泉

補靖康欽  
宗年號老  
泉死在靖  
康前數十  
年  
權書作高  
帝

八大及本  
集作漢高  
帝

微無也  
強去聲  
茅坤云此  
說未免太  
過乃欲揚  
先抑耳  
及本集作  
以中  
使夫八大  
及本集作  
以中  
本集八大  
作劉氏既  
安矣  
吾原本作

漢高祖挾數用術以制一時之利害不如陳平  
揣摩天下之勢舉指搖目以劫制項羽起不如張良  
抑微此二人則天下不歸漢而高帝乃木強之人而  
止耳有然天下已定後世子孫之計陳平張良智之  
所不及則高帝嘗先為之規畫處置下字使夫後世  
之所為曉然如目見其事而為之者揚蓋高帝之智明  
於大而暗於小至於此而後見也此一段如帝嘗語  
呂后曰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劉氏必勃也可令為太  
尉方是時劉氏安矣勃又將誰安耶故吾之意曰高  
帝之以太尉屬勃也知有呂氏之禍也此一問可見



臣非是權  
書老泉私  
書作臣無  
謂也下吾  
故同  
監陸音古  
楚又  
八大及本  
集作有武  
庚祿父者  
本集八大  
無諸將二  
字

帝終身為  
呂氏所愚  
倘喜知其  
必為禍知  
當法安劉  
之言特恐  
身後有變  
如七國之  
類耳  
草鹿門云  
高帝若視

眼力作文有筆力眾人讀漢書然後安劉必勃可合  
為太尉二句蓋說高帝知勃重厚可當大事誰能思  
量劉氏既安矣勃又將誰安耶高帝之以太尉當勃  
也知有呂氏之禍也四句蘇老泉學識未易及也  
雖然其不去呂后何也勢不可也昔者武王沒成王  
幼而三監叛帝意百歲後將相大臣及諸侯王有如  
武庚祿父而無有以制之也獨計以為家有主母而  
豪奴悍婢不敢與弱子抗呂氏佐帝定天下為諸將  
大臣素所畏服獨此可以鎮壓其邪心以待嗣  
子之壯故不去呂后者為惠帝計也又揣摩高帝不  
去呂后之意作  
一段議論皆是駕空憑虛自出新意無中生有文法最高○此一改如論之原題  
可去故削其黨以損其權使雖有變而天下不搖是

其一  
族蘇走切  
謂使犬曰  
本集八大  
譙下有讓  
字  
云一作人  
邱八大及  
本集作恤  
傑作健於  
此下無者  
字呂后下  
有也字視

其人遺之  
謂安劉必  
勃卒之助  
成呂氏之  
王乃其所  
計之人安  
在遺其憂  
哉其云安  
社稷劉氏  
之言乃見  
責于王陵  
姑以自解  
耳

故以樊噲之功原文有一日遂欲斬之而無疑嗚呼彼  
豈獨於噲轉得不仁耶且噲與帝偕起拔城陷陣功  
為不少方亞父族項莊時微噲譙羽則漢之為漢未  
可知也一旦人有惡噲欲滅戚氏者時噲出伐燕立  
命平勃即軍中斬之夫噲之罪未形也惡之者誠偽  
未必也且高帝之不以一女子警斬天下之功臣亦  
明矣彼其娶於呂氏呂云接得緊亦說呂氏之族若  
產祿輩皆庸才不足卹獨噲豪傑諸將所不能制後  
世之患無大於此者矣本以高帝病中命平勃斬樊  
噲事有所見遂作高祖論前  
面不說破必逐節出新意  
立奇論直到此方入事  
夫高帝之視呂后猶醫者



壽作規董  
 不作無而  
 已下有矣  
 生喻上有  
 樊字氏作  
 后惠下無  
 帝字年十  
 有也字使  
 之作彼其  
 帝上無高  
 字  
 高祖八大  
 及本集作  
 高帝得字  
 作乘勢二  
 字  
 推埋酷吏  
 傳注殺人  
 而埋之或  
 謂發家  
 補顧廻闌  
 結尾

之視毒也新帝使其毒可以治病而不至於殺人而  
 已噲死則呂氏之毒將不至於殺人高帝以為是足  
 以死而無憂矣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噲之死於惠  
 帝之六年天也使之尚在則呂祿不可給太尉不得  
 入北軍矣此一段如或謂噲於高帝最親使之尚在  
 未必與產祿叛夫韓信黥布盧縮皆南面稱孤而縮  
 又最為親幸然及高祖之未崩也皆相繼以逆誅誰  
 謂百歲之後推埋屠狗之人見其親戚得為帝王而  
 不欣然從之耶吾故曰彼平勃者遺其憂者也此一段論之

曰雖非當  
 漢成敗確  
 論而行文  
 却自縱橫  
 可愛

謝疊山評此論因高祖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事有  
所見遂作一段文字知有呂氏之禍而用  
周勃不去呂氏二事皆是窮思極慮刻骨  
作文非淺學所到必熟讀暗記方知其好  
過接而將無作有以虛為實

呂東萊評此篇須看他妙處在抑揚反覆  
文字要駕空立意蘇明允春秋論揣摩以  
天子之權與魯之意作一段議論高祖論  
揣摩不去呂氏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  
子與高祖之意未必如此皆駕空自出新  
意文法最高熟  
之必長於作論

李方叔評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  
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氏  
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  
制呂氏之變  
論之主意也

樓迂齋評此篇以高帝命平勃即軍中斬樊噲一事  
為太尉一事如論之原題高帝不去呂氏  
者正為惠帝計斬樊噲可以去呂氏之黨  
制呂氏之變  
論之主意也

高季迪評人所壯噲者不過以下其擁盾提劍脫戲下  
之急耳余竊以噲有可賢者初沛公入咸  
論之主意也

補戲音義  
 水名

卷之三

六



陽也見秦官室帷帳寶貨婦女欲留之因  
噲諫遷屯霸上此真有帝王施為氣象及  
高帝既老托疾絕群臣噲排闥數語有大  
臣風非灌絳諸人比也而或者乃以帝嘗  
欲殺噲恐百歲後從呂氏叛也嗟夫噲起  
屠狗至封侯亦足矣况其賢如是乎論者  
誠刻矣哉

曾南豐評

老泉之文侈能使之約遠能使之近大能  
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能不亂肆能不流

茅鹿門評

愚謂高帝死而呂后獨任陳平未必不由  
不斬噲一著且噲不死其助祿產之叛亦  
未必觀其譙羽鴻門與排闥而諫噲亦似  
有氣岸而能守正者豈可下屠狗之雄而  
遽逆其詐哉蘇家父子兄弟往往以

事後成敗據拾人得失類如此者

春秋論

蘇老泉

家一作氏

以公私二  
字作主

有臺閣氣

象

位與道字

又是對眼

胡思泉曰

看他辭難

看他解釋

看他鑿空

立論看他

行文一節

高一節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賞罰者天下之公也是非者一人之私也位之所在  
則聖人以其權為天下之公而在天下以懲以勸道  
之所在則聖人以其權為一人之私而在天下以榮  
以辱周之衰也立公案起辨位不在夫子而道在焉夫子  
以其權是非天下可也正意而春秋賞人之功此  
說赦人之罪是賞去人之族絕人之國貶人之爵三  
是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不惟其法惟  
其意不徒曰此是非而賞罰加焉則夫子固曰我  
可以賞罰人矣豈賞罰人者又立公案辨天子諸侯事  
也夫子病天下之諸侯大夫僭天子諸侯之事而作



議論起人眼目

此各詳上意再難起且不說出

此第二難言賞罰非真不得為病

此第二解言賞罰縱是真亦是會賞罰人

人一作又

春秋此說賞罰之意而已則為之其何以責天下位公也

道私也立公案私不勝公則道不勝位位之權得以

賞罰而道之權不過於是非道在我矣而不得為有

位者之事則天下皆曰位之不可僭也如此不然天

下其誰不曰道在我則是道者到此總收位之賊也

曰我非君也非吏也執塗之人的此譬而告之曰某為

善其為惡可也繼之曰某為善吾賞之其為惡吾誅

之則人不笑我者乎夫子之賞罰何以異此然

則何足以為夫子至此論辨何足以為春秋難曰夫

子之作春秋也又以上句說不非曰孔氏之書也

又非曰我作之也賞罰之權不得以自與也自

曰此魯之書也說魯作之也到此方明說與魯有

善而賞之曰魯賞之也有惡而罰之曰魯罰之也解

謂之孝經皆自名之則夫子私之也而春秋者一篇

魯之所以名史而夫子託焉則夫子公之也一本

之以魯史之名而賞罰之權固在魯矣春秋之賞罰

自魯而及於天下天子之權也解魯之賞罰不出境而

以天子之權與之何也難曰天子之權在周夫子不

安頓不自與字後面應補與字也

思露猶未盡說此是先得之意

至此方說明其解

而本集八大作則

此第三難言賞罰之權安可與魯



本集八大  
無而字  
就魯使周  
公事妙  
至此方盡  
說與魯之  
意

本集八大  
地下有者  
字  
關涉世教  
之語

本集八大  
此第四難  
言魯假天  
子之權宜  
如何

本集八大  
此第五解  
言假天子  
之權有如  
齊晉此意

本集八大  
字  
齊晉此意

得已而以與魯也。武王之崩也，天子之位當在成王而成王幼，周公以為天下不可以無賞罰，故不得已而攝天子之位，以賞罰天下，以存周室。周之東遷也，天子之權當在平王，平王昏亂，故夫子亦曰：天下不可以無賞罰，而魯周公之國也，居魯之地，宜如周公不得已而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以尊周室。故以天子之權與之也。然則假天子之權，宜如何？曰：如齊桓晉文可也。夫子欲魯如齊桓晉文，而不遂以天子之權與齊晉，此第六難言，何也？齊桓晉文陽為尊周而實欲富強其國，故夫子與其事，而不與其心。齊晉周公心存王室，雖其子孫不能繼，而夫子思周公而許其假天子之權，以賞罰天下，其意曰：有周公之心，而後可以行桓文之事。此其所以不與齊晉而與魯也。夫子亦知魯君之才不足以行周公之事矣，顧其心以為今之天下無周公，故至此是故以天子之權與其子孫，所以見思周公之意也。吾觀春秋之法，皆周公之法，而又詳內而略外，此其意欲魯法周公之所為，且先自治而後治人也。明矣。夫子嘆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而田恒弑其君，先破綻，則沐浴而請討。

外生意  
此第六解  
言齊晉之  
心不可與

而後本集  
八大作然  
後  
唯魯心存  
王室獨可  
與與之不  
得其人則  
亂

此引兩事

用此一段  
方見前意  
不虛  
此非周公  
私意

恒八大作  
常  
說夫子以  
賞罰與魯



矣本集八  
大作也

証處  
慨嘆子貢  
之徒不達

秋與魯之  
意

此段最有  
精神亦見  
先得之意  
公私字是

孔子本集  
八大作夫

眼目  
說倒後世  
春秋有君  
無君皆不

惡本集八  
大作鳥

當作而夫  
子作春秋  
所以為當

然則天子之權然有收夫子固明以與魯矣子貢之徒

不達夫子之意波績經而書孔丘卒夫子既告老矣

大夫告老而卒不書而夫子獨書夫子作春秋以公

天下而豈私一孔丘哉嗚呼夫子以為魯國之書而

子貢之徒以為孔氏之書也與遷固之史餘波作有

是非而無賞罰彼亦史臣之體宜爾也結尾後之效孔

子作春秋者吾惑焉呂氏春秋春秋有天子之權天

下有君則春秋不當作天下無君則天子之權吾不

知其誰與天下之人惡有如周公之後之可與者與

之而不得其人則亂不與人而自與則僭不與人

自與而無所與則散嗚呼後之春秋亂耶僭耶散耶

胡思泉評此論有六辯六解每辯中先立公案然後

陳磻洲評位之權得無其位乃不徒是非而欲行賞罰

謝疊山評此文有法度有氣力有精神有光燄謹嚴

呂東萊評此篇須看首尾相應枝葉相生如引繩買

姜鳳阿評此論大意三段自賞罰至何足以為春秋

雜惟此篇意多而不雜

一段言夫子作春秋以賞罰天下自夫子

十

正文九范平木



之作春秋至明以與魯矣一改言夫子託魯史而許魯假天子之權以尊周自子貢之徒至散耶一段言人不明夫子作春秋之意詞妙意到再不必破碎說之

唐荆川評 只是一事問答纏聯到底

茅鹿門評 此文自謝枋得氏錄之以為名筆而世之學者遂相傳以為千年絕論予竊謂老蘇

於論六經處並以強詞軋正理故往往支離旁午特其行文娟娜百折似屬烟波耳

顧迴瀾評 愚謂孔子非思周公而與魯以天子之權蓋當是時諸侯之國並各有史孔子魯大夫也故得以遍觀魯之史因其編年紀事之文而繫之以賞罰功罪之權以補王政之缺垂教萬世耳使孔子而晉大夫謂晉之乘可也

范增論 蘇東坡 補宋蘇東坡名軾字子瞻嘗謫黃州自號東坡居士歷官遷禮部尚書兼端明殿翰林侍

范增論

蘇東坡

讀兩學士後又連敗於常州作論語說及書傳又有東坡集

漢用陳平計間疎楚君臣項羽疑范增與漢有私稍

奪其權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

骸骨歸卒伍歸未至彭城疽發背死蘇子曰增之去

善矣不去羽必殺增獨恨其不早耳然則當以何

事去增勸羽殺沛公羽不聽終以此失天下當於是

去耶曰否增之欲殺沛公人臣之分也羽之不殺猶

有君人之度也增曷為以此去哉易曰知幾其神乎

詩曰相彼雨雪先集維霰音線暴增之去此

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意當於羽殺卿子冠軍時也陳涉之得民也以項

此論出志林中

此篇與賈誼論俱立社分應

顧迴瀾評 八為茅鹿門

早本集八 大作

八大君人 易地

叙范增去 楚項事文 勢甚婉曲

假說此一 改其實又 正說文字

節奏處 捷迂齊曰

不便說增 合去處且

引詩易之 語文勢不

迫亦是為 下面說增

正文章九范平木

卷之三

十一



不知殺張

本集帝下

呂東萊曰

若無陳涉

之得民六

句便接羽

殺卿子冠

軍一敗則

文字直了

無曲折且

義帝之立

一敗亦直

了惟有此

二段然後

見曲抱妙

法

微策精髓

又問此物

必腐二句

燕扶蘇項氏之興也以立楚懷王孫心而諸侯叛之

也以弒義帝義帝命宋義為上將號曰卿子冠軍後

秦太子扶蘇為名二人已死矣陳涉詐稱其尚在感

動人心楚懷王入秦無罪而死楚人憐之南公曰楚

雖三戶亡秦必楚范增勸項梁求楚懷王孫名心者

立以為楚懷王項羽揚尊懷王為義帝後陰使人弒

之且義帝之立增為謀主矣義帝之存亡豈獨為楚

之盛衰亦增之所與同禍福也誠未有義帝亡而增

獨能久存者也羽之殺卿子冠軍也綱領是弒義帝

之兆也其弒義帝則疑增之本也豈必待陳平哉物

必先腐也而後蟲生之人必先疑也而後讒入之陳

平雖智安能間無疑之主哉吾嘗論義帝天下之賢

主也亦是虛美應獨遣沛公入關不遣項羽識卿子

冠軍於稠人之中而擢以為上將不賢而能如是乎

於人所不見羽既矯殺卿子冠軍義帝必不能堪非

處生議論羽弒帝則帝殺羽不待智者而後知也增始勸項梁

立義帝應疑增諸侯以此服從中道而弒之非增之

意也夫豈獨非其意綴上不斷將必力爭而不聽也

不用其言而弒其所立羽之疑增必自是始矣方羽

殺卿子冠軍增與羽比肩而事義帝君臣之分未定

也為增計者力能誅羽則誅之不能則去之筆力豈

不毅然大丈夫也哉此一段最妙乃無增年已七十

必不罪羽

破秦義帝

羽不殺宋

義必不能

呂東萊云

本集八大  
則文勢優  
關下有而  
游不迫



八大無名

自有在焉  
破秦起于  
項羽其殺  
宋義雖過  
然勢不容  
已

氣滿合則留不合則去不以此時明去就之分而欲

依羽以成功名陋矣雖然增高帝之所畏也增不去

項羽不亡嗚呼增亦人傑也哉結尾不賤盡范增反

文公爭臣論攻擊不遺餘力結句乃以陽子將不得

為善人乎如此方是公論若斷人之過攻人之惡沒

人之善皆非老手

謝疊山評此東坡海外文字一句一字增減不得句

義理融明音律諧和後生只熟讀暗記此篇

俗此論最好處在方羽殺卿子冠軍時增

與羽比肩事義帝一

改當與龜錯論並觀

又評凡作史評斷古人是非得失存亡成敗如

能抗人亦非高手須要思量我若生此人

之時居此人之位遇此人之事當如何應

變當如何身必不至當不易之說如奕

碁然敗碁有勝著勝碁有敗著得失在一

可敗敗者亦可勝乃為良工東坡作史評

皆得此論人不能知能

知之者必長於作論

樓迂齋評項羽殺宋義便是義帝殺義帝便是

增所立二人生死去就最相關涉推原得

出筆力老健無一個閑字此東坡海外文

字故有老氣

茅鹿門評楚新破其勢莫危於鉅鹿之戰秦軍方氣



唉呼來口  
數也  
鹿門之評  
非評也論  
也論可謂  
的筆五

增名雖為義帝之臣而其心實為羽用嘗  
觀沛公西馳入關乃義帝所命而先入  
關者王之義帝之約增何為而欲殺之  
乎觀其言曰唉豈不足與謀奪項王天  
下者必沛公也夫沛公義帝之手足也前  
義帝之手足而欲以天下歸項王此其心  
何心哉雖謂江中之戮增與謀焉可也  
羽之斬義增之所贊成亦可也而于瞻以  
力能誅羽則誅之不增之心則去  
之余竊謂不得乎增之心

### 潘蒼崖評

子瞻祖其家學氣談赫奕人多慕之要之  
自六經出則源深而流長人見其正大溫  
粹不知其所  
養者有本也

### 呂雅山評

坡翁范增論始皇論是謫居儋耳時作詞  
修而意遠皆深思極構之文與少年制科  
論策不同乃知此翁節義  
愈老愈堅文章愈老愈精

### 呂東萊評

這篇要着抑揚處吾嘗論一段前平評說  
來忽轉換放開說見得語新意屬又見一  
起伏  
起處

### 鼂錯論

蘇子瞻

天下之患最不可為者名為治平無事而其實有不

測之憂暗說景帝時諸侯強大削亦坐觀其變而不

為之所則恐至於不可救起而強此如破題為之則天下扭

於治平之安而不吾信此如破題惟仁人君子豪傑之士

為能出身為天下犯大難以求成大功此固非勉強

暮月之間而苟以求名之所能也暗說鼂錯天下治

平暗說景無故而發大難之端暗說吾發之吾能

收之然後有辭於天下暗說事至而循循焉欲去

於八大作

唐荆川云此論是  
氣說下  
錢豐寰云  
前一改把  
後一段意  
俱虛引起  
最好

本集八大

胡思泉云  
一篇關鍵  
在此

有辭二字

八大及本

三才章九卷平本

卷之三

十四



集作能免  
難三字於  
八六作于

須看省文  
法前既說

本集八大  
無下山東  
二字不丁

為下俱無  
錯之不自

上有而字  
錯下有之

字  
論却好

引事好有  
此一段文

圖本集八  
大作所

強本集八  
大作強

之使他人任其責暗說龜錯欲使天子則天下之禍

必集於我此表龜錯之說昔者龜錯盡忠為漢謀弱

山東之諸侯山東諸侯竝起以誅錯為名而天子不

之察以錯為之說天下悲錯之以忠而受禍論議不知

錯有以取之也古之立大事者下詳明不惟有超世

之才端發亦必有堅忍不拔之志昔禹之治水水擊龍門

決大河而放之海方其功之未成也蓋亦有潰冒衝

突可畏之患惟能前知其當然事至不懼而徐為之

圖是以得至於成功司馬相如難蜀父老文夫以七

國之強而驟削之其為變豈足怪哉錯不於此時捐

其身意主為天下當大難之衝而制吳楚之命乃為自全

之計景帝之怒龜錯之受禍欲使天子自將而已

居守在此意且夫發七國之難者誰乎已欲求其名安

所逃其患以自將之至危與居守之至安已為難首

擇其至安而遺天子以其至危此忠臣義士所以憤

怨而不平者也此一設判斷龜錯之罪至當此之時

雖無袁盎錯亦未免于禍此即實理何者已欲居守而

使人主自將以情而言天子固已難之矣而重違其

議是以袁盎之說得行於其間使吳楚反錯以身任

其危日夜淬礪東向而待之使不至於累其君則天

呂東萊曰  
此數句發

得出如平  
波靜浪中

忽跳起高  
濤

鄒道卿曰  
東坡之文

若龜錯論  
以神氣為

主不以字  
句為工

二於八大  
並作于



本集八大  
作百表盡

是  
討木集八  
大作擊非

呂東萊曰。嗟夫以下一段近乎緩。惟前有日夜淬礪。幾句有加。雖緩而前。後相應。做文字。要知此處。

正文章車車言木

卷之三

子將恃之以為無恐。雖有百盜可得而問哉。此一段最妙。乃

是無中生有。死中求活。方成議論。嗟夫世之君子欲求非常之功。則

無務為自全之計。使錯自將而討。吳楚未必無功。此

高見遠識。深謀至論。惟其欲自固其身。而天子不悅。

奸臣得以乘其隙。錯之所以自全者。乃其所以自禍。

歟。結句最妙。

謝疊山評。此論先立冒頭。然後入事。又是一格。老於世故。明于人情。有憂深思遠之智。有排難解紛之勇。不特文章之工也。

林次崖評。龜錯之死。古今嘆息。然未有說出被殺之由者。東坡此論發前人所未發。此等文字。實天地間之不可少者。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引實事。說景帝時雖名為治。平有七國之變。此體制好。大槩作文。要漸漸來。引入。

### 留侯論

蘇東坡

古之所謂豪傑之士。必有過人之節。人情有所不能

忍者。匹夫見辱。拔劍而起。挺身而鬪。此不足為勇也。

能忍不能忍。是一篇主意。天下有大勇者。卒然臨之而不驚。無故

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挾持者甚大。而其志甚遠也。好

法。夫子房受書於圯上之老人也。其事甚怪。當看漢書張良

傳知此本末。然亦安知其非秦之世有隱君子者出而試

士下本集  
八大首  
字

此一段俱是將無作有。處方取其法以為持論國手。

黃石公秦之隱君子也。著素書六篇。知秦之將亡。漢之將興。因

正文章車車言木

卷之三

十六



本集八大 以是書檢 無而字木 張良為漢 集世下有 王師後不 知其所終 人字

本集八大 事作罪獲 作復

唐荆川曰 使子房見 於八大作 之亦當心 服

八大及本 集亦下有 已字 本集八大 身下有之 字

之觀其所以微見其意者皆聖賢相與警戒之義而  
世不察以為鬼物亦已過矣且其意不在書空中當  
韓之亡秦之方盛也以刀鋸鼎鑊此言秦之峻酷待天下之  
士其平居無事夷滅者不可勝數雖有賁育闢孟賁賁育皆古勇力  
無所獲施夫持法太急者其鋒不可犯而其  
勢未可乘子房不忍忿忿之心以匹夫之力而逞於  
一擊之間當此之時子房之不死者其間不能容髮  
蓋亦危矣此時子房尚不能忍此舉見子房傳得力  
誤中副車始皇怒大索天下十日竟不獲千金之子不死於盜賊何者其身  
可愛而盜賊之不足以死也子房以蓋世之才不為

伊尹太公之謀

伊尹為阿衡而相湯伐桀太公為尚父而佐武伐紂而特出於

荆軻聶政之計

兩刺以僥倖於不死此圯上老人所

為深惜者也是故倨傲鮮腆

張良進履老而激折之

彼其能有所忍也

不以為輕然後可以就大事故曰孺

子可教也

此是老子墮履橋下命子房取履又命之

肉袒牽羊以逆莊王曰其君能下人必能信用其民

後至怒為一段事老子正以折子房少年剛強之氣使之能容忍楚莊王伐鄭鄭伯

矣遂舍之

宜公十年句踐之困於會稽而歸臣妾於吳

者三年而不勦

句踐為吳所敗棲于會稽使大夫種

當膽身自耕作夫人自織拊節下賢

且夫有報人之

上下本集 八大有之 字

持論筆力 何人到得 此中 困鮮腆亦 輕換意或 作洗腆待 之也 此黃石公 美子房也 五伯之興 始于莊王 楚莊初滅 庸以自豐 遂窺周而 問鼎已而 伐鄭



又扶前語  
重發明之

把忍意說  
得如此透

微  
油然謹

八大皇下  
有帝字  
祖八大作  
帝項上八  
大本集俱  
有而字

呂東萊曰  
萬派飛流  
注在一壑

志而不能下人者是匹夫之剛也夫老人者以為子

房才有餘而憂其度量之不足故激折其少年剛銳

之氣使之忍小忿而就大謀何則非有平生之素

意卒然相遇於草野之間暗說把而命以僕妾之役

復事暗說取油然而不怪者又空中此固秦皇之所不能

驚而項籍之所不能怒也觀夫高祖之所以勝項籍

之所以敗者在能忍與不能忍之間而已矣巨項籍

唯不能忍是以百戰百勝而輕用其鋒高祖忍之養

其全鋒而待其弊此子房教之也得子房能忍又教

得天下此一當淮陰破齊而攻自王高祖發怒目

於辭色韓信請為假王漢王大怒張良陳平躍由是

觀之猶有剛強不能忍之氣非子房其誰全之引太

史公疑子房以為魁梧奇偉而其狀貌含能乃如婦

人女子不稱其志氣又空中嗚呼此其所以為子房歟

謝疊山評主意謂子房本大勇之人惟年少氣剛不

能涵養忍耐以就大功名如用力士提鐵

錘擊秦始皇之類皆不能忍老父之地

始命之取履納履與之期五更相會數怒

罵之正所以折其不能

姜鳳阿評報秦忠勇轟轟烈烈天地間獨有一張推

耳黃石碎穀赤帝斷蛇皆當時謀士假托

黃東發評東坡之文如長江大河一寫千里至其渾

浩流轉曲折變化之妙則無復可以名狀

八大及本  
集無能字  
一結奇

稱去聲

王遵岩曰  
此文若斷  
若續變幻  
不羈曲盡  
之家操縱  
之妙



此論亦出志林中

始皇論

蘇東坡

蓋能文之士莫之能尚也而尤長于陳述敘事留侯一論其立意超卓如此

一正一反說

時上八大呂東萊曰此篇頭使內外相形一句始皇本無此意作文字之法要說他反而上崩後面不是故先張大以虛作實也

秦始皇時趙高有罪蒙毅按之當死始皇赦而用之長子扶蘇好直諫上怒使北監蒙恬兵於上郡始皇東遊會稽並海走瑯琊小子胡亥李斯蒙毅趙高從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及還上崩李斯趙高矯詔立胡亥殺扶蘇蒙恬蒙毅卒以亡秦蘇子曰始皇制天下輕重之勢使內外相形以禁其備亂可謂密矣蒙恬將三十萬人威震北方扶蘇監其軍而

振

立木集作至無錐字本集八大智下無之字為治也特其本集八大作特吾首下有者字自下無有字強或作疆取八大及本集作微

此一轉最高便見得無內外相形林希元云此意最是人說不到錢豐寰云上說說者此又說不在智是何等開闢補呂強仕桓靈二帝間載後漢書宦者傳補張承業唐僖宗時

蒙毅侍帷幄為謀臣雖有大姦賊敢睥睨其間哉不幸道病禱祀山川尚有人也而遣蒙毅故高斯得其謀始皇之遣毅毅見始皇病太子未立而去左右皆不可以言智雖然天之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聖人為天下之歸論不恃智以防亂恃其無致亂之道耳始皇致亂之道得病原在趙高夫闔尹之禍如毒藥猛獸未有不裂肝碎首也自有書契以來惟東漢呂強後唐張承業二人號稱善良豈可望一二於千萬以取必亡之禍哉然世主皆甘心而不悔如漢桓靈唐肅代猶不足深怪始皇漢宣皆英



沈本集八  
大作甚  
弘恭石顯

宦者仕後  
唐莊宗五  
代史有傳  
呂祖謙曰

指出好的  
說閣寺都  
不好了又  
將二個好

人來說破  
又說豈可  
望一二千  
千萬依舊

不失上意  
最有開闢  
再發問難  
幾處解好

俱屬國手  
此正天將  
亡人國其  
禍敗必出

本集及八  
本集及八  
本集及八

軼過也駕  
凌也

于智之所  
不及處東  
坡以秦法  
之弊作斷

見得法弊  
于酷以至  
如此  
上面叙商

鞅之變法  
始皇之好  
教此處解  
得好

又生新意  
反復論極  
敢字

可以二字  
當  
植周公語

原本無八  
大及本集  
魯世家孔

子語衛靈  
公篇  
而本集作  
然

主此意亦沈於趙高恭顯之禍彼自以為聰明人傑

也精神骨奴僕薰腐之餘何能為及其亡國亂朝乃

與庸主不異說二君與庸吾故表而出之以戒後世

人主如始皇漢宣者或曰李斯佐始皇定天下不可

謂不智扶蘇親始皇子秦人戴之久矣陳勝假其名

猶足以亂天下而蒙恬持重兵在外使二人不即受

誅而復請之則斯高無遺類矣以斯之智而不慮此

何哉蘇子曰嗚呼秦之失道有自來矣豈獨斯高之

罪自商鞅變法以誅死為經典以參夷為常法人臣

狼顧脅息以得死為幸何暇復請方其法之行也求

無不獲禁無不止鞅自以為軼堯舜而駕湯武矣及

其出亡而無所舍然後知為法之弊夫豈獨鞅悔之

秦亦悔之矣形容商鞅之慘刻秦荆軻之變持兵者

熟視始皇環柱而走而莫之救者以法重故也李斯

之立胡亥不復忌二人者知威令之素行而臣子不

敢復請也答前一二人之不敢復請亦知始皇之勢

悍而不可回也豈料其偽也哉周公曰平易近民

必歸之孔子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其恕矣乎

夫以忠恕為心而以平易為政則上易知而下易達

雖有賣國之姦無所投其隙倉卒之變無自發焉而



此又一轉

本集八大  
作不以彼  
易此作商  
鞅無無惻  
容三字至  
作及識作  
也而作然  
致作制

再說商鞅  
見得非平  
易忠恕

本集八大  
夫上有故  
字孫下有  
者也二字  
武下有與  
殺戾太子

顧孫云以  
法毒天下  
三句乃上  
拈商鞅始  
皇嚴暴扶  
蘇見殺下  
言漢武果  
殺戾太子

其令行禁止蓋有不及商鞅者矣而聖人終不以此

易彼東有カ○蘇東坡作史評必有一段說萬世不

遇其人之事當如何處置此作論妙法從老泉傳來

今人作場屋之論當以此為法凡議論好事須要一

段反論凡議論不好事須要一段正說鞅立信於徒

木立威於棄灰刑其親戚師傅無惻容積威信之極

以至始皇秦人視其君如雷電鬼神不可測識古者

公族有罪三宥而後致刑今至使人矯殺其太子而

不忌太子亦不敢請繳上則威信之過也夫以法毒

天下者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皆是至漢武始

皇皆果於殺者也故其子如扶蘇之仁則寧死而不

請如戾太子之悍則寧反而不訴知訴之必不察也

戾太子豈欲反者哉計出於無聊也此可為故為二

君之子者有死與反而已李斯之智蓋足以知扶蘇

之必不反也答前段吾又表而出之以戒後世人主

之果於殺者

謝疊山評此論主意有兩說斯高矯詔立胡亥殺扶

蘇蒙恬蒙毅其禍不在於蒙毅之去左右

而在於始皇之用趙高後世人主用宦官

者當以為戒一說李斯趙高敢於矯詔殺

扶蘇蒙恬而不憂二人之復請者其禍不

在於斯高之亂而在於商鞅之變法始皇

之好殺後世人主之果於殺者當以為戒

前一段說始皇罪在用趙高附入漢宣任

恭顯事後一段說始皇之果於殺其禍反

及其子孫附入漢武殺戾太子事此文法

必八大作

反叛意氣  
勢聯氣血  
脈渾融不  
見突兀處

呂東萊曰  
不特文勢  
雄健議論  
亦至當



洪容齋評

秦之亡起於扶蘇之死此論歸咎秦嚴法固是但以父子之親加以蒙恬擁重兵至斂手就戮而不請豈非天欲亡人國其禍敗必出於智之所不及歟然其論秦人峻法可為孔鑒云

王者不治夷狄論

蘇東坡

夷狄頭冒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於大亂句有氣加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治之以不治者乃所以深治之也春秋書公會戎於潛何休曰王者不治夷狄原錄戎來者不拒去者不追也此是冒頭夫天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

夷上本集有論曰二頭有九說大意起  
補公羊隱公二年經鎖處有九亦使得好此下一段正是為發難張本  
公羊傳何休注作錄戎者來者勿拒去者勿追

秋凡春秋之書公書侯書字書名其君得為諸侯其

臣得為大夫者舉皆齊晉也不然則齊晉之與國也

得為大夫者乃本原處舉皆秦楚也不然則秦楚之與國

也夫齊晉之君所以治其國家擁衛天子而愛養百

姓者豈能盡如古法哉蓋亦出於詐力而參之以仁

義是齊晉亦未能純為中國也此二段說得中國所以不與夷狄處秦

楚者亦非皆貪冒無恥肆行而不顧也蓋亦有秉道

行義之君焉是秦楚亦未至於純為夷狄也再說齊

晉之君不能純為中國而春秋之所與者常在焉有

本集八大作莫過於春秋  
呂東萊曰立二段若無處結便不成文字  
散說若不如此散說即無氣此等皆是放散錯處  
本集八大無齊晉二字皆作獨  
與本集八大作予下  
此反覆三段如層巒疊嶂筆力太高



所不與同

原本足上  
有不字八  
大及本集  
無

見所以不  
治之意  
此言春秋  
不字秦楚  
此數句聯  
合前後有  
千鈞之九  
真是鉄鉅  
子  
者上說戎  
狄全無分  
解處人皆

善則汲汲好下字而書之。惟恐其不得聞於後世。有過  
則多方而開赦之。惟恐其不得為君子。秦楚之君未  
至於純為夷狄。而春秋之所不與者。常在焉。有善則  
累而後進。有惡則略而不錄。以為不足錄也。是非獨  
私於齊晉。而偏疾於秦楚也。鎖有以見中國之不可以  
一日背而夷狄之。不可以一日嚮也。其不純者。足以  
寄其褒貶。則其純者可知矣。此二句應上純故曰天  
下之至嚴而用法之至詳者。莫如春秋。此是原題夫戎者  
夷狄。入題戎是豈特如秦楚之流入於戎狄而已哉。然而  
春秋書之曰。公會戎於潛。公無所貶。而戎為可會。是

固亦本集  
八大作則  
已  
暴本集八  
大作憤

以為如是  
重淡絕不  
治處今乃  
出入意外  
而說戎如  
此  
彼自中國  
說入夷狄  
此自夷狄  
說入中國  
來見不治  
治之本意

更說得十  
分沈著  
結得盡處

獨何歟。夫戎之不能以會禮會。公亦明矣。此學者之  
所以深疑而求其說也。故曰王者不治夷狄。錄戎來  
者不拒去者不追也。夫以戎之不可以化。誨懷服也。  
又況知有所謂會者。而欲行之。是豈不足以深嘉其  
意乎。不然。將深責其禮。彼將有所不堪。而發其暴怒。  
則其禍大矣。仲尼深憂之。故因其來而書之。以會曰。  
若是足矣。是將以不治深治之也。此是講題由是觀之。春  
秋之疾戎狄者。非疾純戎狄也。疾夫以中國而流入  
於戎狄者也。此是結尾



陳磻洲一  
為教清江

本集八大  
無然字

以孔子作  
案入荀卿  
罪大好識  
見

謝疊山評

此是東坡應制杜程文六論中之一。有冒頭有原題有講題有結尾當熟讀暗記始知其巧

呂東萊評

全不覺長短蓋後面一句轉甚短讀之

凡講題先說他好然後中間出入意外說我乃筆力高人處

陳磻洲評

此篇前面且說春秋尊中國賤夷狄以疑本題却方折入本意議論出人意表乃筆力高處讀至末後兩句解釋盡矣邵氏後錄云東坡中制科王荆公曰全類戰國文章故荆公後修英宗實錄謂子瞻有戰國縱橫之學此論可見矣

荀卿論

蘇東坡

嘗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然莫不有規矩不敢放言高論綱目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也此未必不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

乎不知其津涯

下得句

而非濶也其所言者匹夫匹

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

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

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子路之勇子貢之辯冉有

之智此三者此段意思最好皆天下之所謂難能而可貴者

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說顏淵默然不見其

所能若無以異於衆人者而夫子亟稱之且夫學聖

人者豈必其言之云哉亦觀其意之所嚮而已夫子

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矣必有竊其說而為

不義者矣一篇主意在此二段是故其言平易正直露而不敢

說本集八  
大作悅

云下本集  
八大有兩  
字

應不故言  
此非聖人  
意也東坡  
特假此以  
立論耳

茅坤曰拓  
去陳腐全  
是新語

過接處好  
不費力



本李斯形  
荀卿老吏  
斷獄手絕  
大作大

世與獨兩  
字下得極  
好見荀卿  
為異端處  
精神百倍  
茅鹿門曰  
空中色相  
此是長公  
平生得手

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嘗怪李斯  
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盡變古先聖王之法於其師  
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李斯之  
所以事秦者提起此意而最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  
也荀卿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  
其言愚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  
謂賢人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  
下之人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  
曰人性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  
必也剛愎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接到又特

本集八大  
應前獨字  
無然字

歸過荀卿  
其文不可  
一字不可  
更易  
言孔子立  
本集八大  
言平易后  
而下有荀  
世無有能  
變其說者  
荀卿喜為  
異說敢為  
高論遂敢

甚者耳今夫小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  
商之亡桀紂之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  
至於絕滅而不可考者桀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  
盡廢也彼李斯者獨能奮然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  
經烹滅三代之諸侯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三句斷李  
李斯之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詆天下之  
賢人以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者不知  
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不自知其禍之至於此也  
其父殺人報仇切其子必且行叔荀卿明王道述禮  
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以激之也



本集八大  
荀天下下  
有果字  
韓非論亦  
長公所著

成李斯之  
禍說李斯  
正是甚荀  
卿之罪當  
與韓非論  
參看

孔子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又孔子無放

謝疊山評孔子立言平易正直而不敢為非常以喜

呂東萊評此篇前面說荀卿亦不好了後面略放一步

林次崖評此論說李斯焚書坑儒出於荀卿最是

呂伯恭評此篇前罵後略取綱目在不取放言上面

朱晦庵評子瞻文有氣骨故其文

茅鹿門評以其所傳攻其所

王遵巖評以異說高論四字立案然荀卿頂門一

荀卿此尤是長

然與殺同  
戮也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三 畢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之四

宋 廣信 疊山先生謝枋得批選

明 太史 九我先生李廷機評訓

日本東都 藍田 東龜年補訂

小心文

此集文章占得道理強以清明正大之心發英華果銳之氣筆勢無敵光燄燭天學者熟之作經義作策必擅大名於天下

原道

韓文公

茅坤云老子道可道

博愛

首

之謂仁

五字

行而宜之

之謂義

此字

由是而



非常道因老子有道德經故昌黎據此立論闢之

考異諸本  
作故道有  
君子小人  
非是

忙中著此一警極妙而亦然  
補的煦小  
惠貌子不  
特出貌  
所以為虛  
位所以有  
君子有小  
異諸本有  
之字

之焉之謂道十字句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十字句

四句四樣句法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長句

此文章義巧處故道有君子有小人意後而德有凶有吉

兩句短便此所以謂老子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看當

莊生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彼以煦煦為仁

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當者老莊其所謂道道其

所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謂德非吾所謂

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

公言也老子所謂道德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

之私言也此一段斷盡聖人之道與老子之道周道

衰孔子沒見異端之火于秦三字黃老于漢四字佛

于晉宋魏隋齊梁之間十字句其言道德仁義

者不入于楊則入于墨不入于墨則入于老不入于

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孟子說歸儒今歸

者汗之頓挫小束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出

者必以聖人入于楊墨佛老者必出於聖人

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樂其誕而自

小也亦曰吾師亦嘗師之云爾不惟舉之於其口而

彼稱老子源

蔣本作晉魏梁  
隋考異諸本作  
晉宋齊梁魏隋  
文苑作晉梁魏  
隋蜀本作魏晉  
宋梁齊  
蔣本及為無不  
入于墨則入于  
老二句考異諸  
本有此二句  
釋道安二教論  
引清淨法行經  
云佛遣三弟子  
震目教化儒童  
菩薩彼稱孔丘  
先淨菩薩彼稱  
顏淵摩訶迦葉  
彼稱老子

火于秦謂  
李斯焚書  
也黃老于  
漢謂尊老  
子之道貴  
清淨而民  
自定  
呂雅山曰  
此處說人  
從異端波  
瀾奪目音  
節頓耳  
茅坤云翻  
兩段作波  
呂東萊曰  
說出人從  
異端之病  
源  
闢為學也



止觀第二若衆生無出世機根下六段皆化但後世藥如孔丘姬且制君臣定父子故敬上愛下世間大治 湛然輔行又引清淨法行經云日光菩薩彼稱頌回光淨菩薩彼稱頌尼迦葉菩薩彼稱老子 考異諸本無下相字

此見聖人治天下有條理以下二十一句凡十七個爲之字句法文勢不覺重

又筆之於其書東小噫後之人婦音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訊其末惟怪之欲聞重東古之爲民者四今之爲民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妙想今之教者處其三緊洗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冷語不窮且盜也法好句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相養此一段見得天地間不可無之道聖人之道非佛及爲之君爲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寒然後爲之衣饑然後爲之食木處而顛土處而病

疊蓋六次轉換也何洛文云瞻通濟長次宜率鋤八字下得穩當不可改易 莊子眩旒 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又云培斗折衡而民下爭 莊周唱老子者故文公謂今其言曰介蔣本作甲

疊蓋六次轉換也何洛文云瞻通濟長次宜率鋤八字下得穩當不可改易 莊子眩旒 爲聖人不死大盜不止 又云培斗折衡而民下爭 莊周唱老子者故文公謂今其言曰介蔣本作甲

也然後爲之宮室爲之工以贍其器用爲之費以通其有無爲之醫藥以濟其夭死爲之堊埋祭祀以長其恩愛爲之禮以次其先後爲之樂以宣其湮鬱爲之政以率其怠勸爲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爲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爲之城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爲之備患生而爲之防此一段連下十七者快心暢意不覺其下字之重疊此章法也今其言曰聖人死大盜不止割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思而已矣文勢有頓挫如古之無聖人人之類滅久矣此數句送文暢序同意可併看何也頓挫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



緊接上省古之字。文字乃錯綜

呂東萊云說佛老不可行意

又說破佛老所以不可行之意

而汝也

考異諸本無下相字

考異諸本後下無而字

雖考異及舊作名八入帝王代

大作各古之字此又突入

考異諸本事下無雖

宋儒譏其不及于格物致知亦是蓋家國

考異諸本誠意上有而字

也無爪牙以爭食也是故君者出令者也第一句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第二句民者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第三句十七字由短入長此是章法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第一句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則失其所以為臣第二句民不出粟米麻絲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則誅此是第三句十九字章法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相養之道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亦幸東而出於三代之後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公孔子

也帝之與王其號雖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而饑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曷不為太古之無事佛老之言是亦責冬之裘者就上曰曷不為葛之之易也責饑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援大學然則古之所謂正心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天下國家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極言佛老之禍天下孔子之



無夷而二四字  
字于作於茅坤云引  
傳廿七年孔子代古  
經春杞子之字  
來朝  
左傳春杞  
桓公求朝夫所謂句  
用夷禮故轉得健收  
曰子拾前面許  
襄廿九年多說話生  
經杞子來發後面許  
盟杜預注多意思  
杞復稱子句句復應  
用夷禮也前面作尾  
文十二年此七句長  
經杞伯來排用二句  
朝杜預注排用二句  
復稱伯舍短鎖  
夷禮  
昭六年經

作春秋也引証諸侯用夷禮則夷之夷而進于中國  
則中國之法好句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詩  
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  
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法好句夫所謂先  
王之教者何也轉此二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  
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己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  
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商此三其  
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此一長其服麻絲其  
居宮室此二其食粟米蔬菓魚肉此一長其為道易  
明其為教易行也此一句合二句為一句與前章為

把伯益姑此數句包  
卒大學之旨  
商考異諸在至人鬼  
本作賈享止  
考異諸本  
作果蔬  
考異諸本  
明下有西  
為治也

之字相應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  
此是章法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  
而不當第三句短排四句便變化十三字一句來此章法也是  
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法廟焉  
而人鬼饗字法曰斯道也再提何道也文有收拾曰  
斯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  
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  
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  
不得其傳焉此兩句絕妙○六句直下來如良馬下力  
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文有頓挫由



學蔣本註  
作道

呂東萊曰  
承上幾句  
有力一篇  
精神在此

周公而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而為  
臣故其說長完了。程伊川云周公沒聖人之道不傳道不傳百世  
無善治學不傳千載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萬鈞筆力  
無真儒其說本於此然則如之何而可也此萬鈞筆力  
不如此此幹轉如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說不  
何收拾結得如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佛老之說不  
不流佛老之道不止聖人其人法火其書法盧其居法  
人之道不行句法最巧人其人法火其書法盧其居

廢蔣本作  
瘵

主意又見  
于此

明先王之道以道之此是法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  
也此一句也其亦庶乎其可也一篇皆大議論結得尤

曰今甫謂健言有盡  
退之正心  
誠意將以  
有為非是  
益介甫不  
知道也正

石守道評孔子之易春秋自聖人以來未有也韓  
吏部原道等篇自諸子以來未有也韓

教清江評昌黎原道一篇中間以數個古字今字一  
正一反錯綜震蕩翻出許多議論波瀾其

心誠意便  
休却是釋  
氏也正心  
正意乃所  
以將有為  
也非韓子  
不能至是

顧迴瀾評退之一生關佛老在此篇然到底是說得  
老子而已一字不入佛氏域蓋退之元不

學力筆力足以凌厲  
千古而莫之與京

林次崖評此篇推明仁義道德之說歷叙帝王左右  
生民之法終之古聖賢相傳之統其關佛

茅鹿門評關佛老是一生命脈故此篇是退之  
集中一生命脈其文源遠流洪最難鑿兼

錢豐寰評原道一篇立言正大發先儒所未發唐書  
稱其與衍閣濂與孟軻揚雄相表裏而左

右六經知言哉乃宋儒輩多為指摘何與  
余竊謂韓公崛起六經殘缺之後奮然獨



悟一歸于正此其事尤難而功甚大不當  
嘗之之滾也至其為文神詭萬狀出有入無  
震蕩天地則自孔  
孟後稱大文章矣

### 與孟尚書書

韓文公

孟尚書名簡字幾德潮州平昌人性密佛元  
和十四年公以言佛骨貶潮州與潮僧大顛  
海人傳信奉佛氏  
簡移書公因答此

愈白行官自南廻過吉州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  
番忻悚兼至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伏惟萬福來示  
云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此傳之者妄也潮州時  
有一老僧號大顛頗聰明識道理遠地無可與語者  
故自山召諸州郭留十數日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

謝疊山曰  
此書多有  
巧心妙手  
批不盡須  
是面說

諸考異諸  
本作至

考異五下  
或有簡字

此見君子  
不求福於  
佛  
句法洒落

此明言佛  
不能為禍  
福

不為事物侵亂與之語雖不盡解要自胸中無滯礙  
以為難得因與來往及祭神至海上遂造其廬及來  
袁州留衣服為別乃人之情非崇信其法求福田利  
益也此以下文有  
氣力有光孔子云丘之禱久矣凡君子行己  
立身自有法度聖賢事業具在方冊可效可師仰不  
愧天俯不愧人內不愧心積善積惡殃慶自各以其  
類至何有去聖人之道捨先王之法而從夷狄之教  
以求福利也詩不云乎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傳又曰  
不為威惕不為利疚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福非守  
道君子之所懼也况萬萬無此理且彼佛者再喚  
起果

捨舊作舍

豈弟考異  
諸本作愷

悌  
福考異諸  
本作果



設兩端之詞  
的當  
呂祖謙云  
詞勁語壯

茅坤云拿  
一孟子立  
脚根便正  
大  
致音怒  
又云以下  
文如江河  
之決西漢  
曰考異詳  
木作云  
中佳處

何人哉其行事類君子邪小人邪若君子也必不妄  
加禍於守道之人如小人也其身已死其鬼不靈天  
地神祇昭布森列非可誣也又肯令其鬼行曾臆作  
威福於其間哉進退無所據而信奉之亦且惑矣此  
段說佛必不能加禍守道之人理強詞直有氣力有光然  
者其亦有說孟子云今天下不之揚則之黑楊墨交  
亂而聖賢之道不明聖賢之道不明則三綱淪而九  
法斃禮樂崩而夷狄橫幾何其不為禽獸也此一段  
揚墨為禍于天下甚大可見孟子  
子有功于天下後世為甚大故曰能言距揚墨者  
皆聖人之徒也揚子雲曰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

揚子法言  
君子篇  
經書考異  
諸本作其  
經非將本  
後作戶  
按前漢書  
帝始除挾  
書之律

見揚墨之  
為害深  
到此不得  
不重說亦  
不覺煩  
自在中流  
出其文不  
刷而妍  
呂秉萊曰  
不公字下  
得好說揚  
墨如此害  
道

考異諸本  
作賢聖  
考異諸本  
今下無之  
抑揚反覆

切何補此四句似  
抑而貶之

關之廓如也夫揚墨行正道廢欲反推且將數百年  
以至於秦卒滅先王之法燒除經書坑殺學士天下  
遂大亂及秦滅漢興且百年尚未知脩明先王之道  
其後始除挾書之律輕說稍求亡書招學士經雖少  
得尚皆殘缺十亡二三故學士多老死新者不見全  
經不能盡知先王之事各以所見為守分離乖隔不  
合不公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於是大壞後之學者  
無所尋逐以至於今泯泯也其禍出於揚墨肆行而  
莫之禁故也倒收孟子雖聖賢不得位空言無施雖  
切何補此四句似抑而貶之然賴其言而今之學者尚知宗孔



守尊作尊  
伯作霸  
許孟子是  
公自許處

離雋作雋  
八大堂作  
常

考異諸本  
作已來

本集作縣  
能衛道于  
已壞之後

分明說已  
特言意含  
畜回護  
不仁字最  
下得好

正文章句評本  
卷之四

氏崇仁義尊王賤伯而已此二句似其大經大法皆

亡滅而不救壞爛而不收所謂存十一於千百安在

其能廓如也此四句又然向無孟氏則皆服左袵而

言侏離矣此一句又揚而張之論語孔子說

者為此也此一段發明孟子關故愈嘗推尊孟氏以為功不在禹下

一髮引千鈞綿綿延延寔以微滅於是時也而唱釋

老於其間鼓天下之衆而從之嗚呼其亦不仁甚矣

釋老之害過於楊墨韓愈之賢不及孟子孟子不能

救之於未亡之前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嗚

呼其亦不量其力且見其身之危莫之救以死也韓

公推尊孟子以為功不在禹下實自推尊以為功不

雖曰賢不及孟子其實雖然使其道由愈而粗傳起

雖滅死萬萬無恨天地鬼神臨之在上質之在傍壯語

又安得因一摧折自毀其道以從於邪也籍湜

輩雖屢指教張籍皇甫湜不知果能不叛去否辱吾

兄眷厚而不獲承命惟增慙懼死罪死罪愈再拜

謝疊山評聖賢立言與庸衆人異其辱不可當人必多言

茅坤云自  
且愈不助  
釋氏至此  
十數轉抑  
揚反覆如  
龍

文云纔結  
轉本事上

正文章句評本

卷之四

九



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孟子學孔子者褒百里奚只三句相秦而顯其君子天下可傳於後世不賢而能如是乎韓文公學孔子孟者也褒孟子初只二句然賴其言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崇仁義稟王賤霸而已終只兩句向無孟子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正與孔子褒管仲之語同歐陽公作蘇老泉墓誌云眉山在西南數千里外父子一日稔然名動京師而蘇氏之文章遂擅天下亦得褒獎法

茅鹿門評

翻復變幻昌黎書當以此為第一古來書自司馬子長答任少卿後獨韓昌黎為工而此書尤昌黎佳處

朱晦菴評

公平生用力深處不離乎言語文字之間而其未見其卓然自出是以一旦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

錢豐寰評

上半篇辯己不信秦佛下半篇明己平生喜關佛而未只以一句點入前意絕妙其中多妙境當熟讀

樓迂齋評

出脫孟子是自出脫推尊孟也子亦是自推尊文字抑揚格

顧廻瀾評

昌黎平生轟轟烈烈處盡在關佛一節此其所自負也謂言有大而非誇非此類乎此作甚關係世道不但文字之工而已

呂東萊評

此一篇須看他大開闔處

上高宗封事

胡澹菴

補宋胡澹菴名銓字邦衡廬陵人仕為編修官自號澹菴諡忠簡○補南宋高宗紹興五



年上皇崩至七年凶問始至○補紹興八年高宗自建康還臨安秦檜相趙鼎罷詔議其利自建炎以來無歲不遣使直願去尊號秦其正朔比于蕃臣金人不從使者往多拘囚後數南侵不利知江南不可圖然後遣檜為

王守仁曰起此二句是一篇綱目乃誅心之法

謹按王倫本一狎邪小人市井無賴

此八字的當王倫出身本未見

天聽驟得美官天下之人切齒唾罵今者無故誘致

虜使以詔諭江南為名是欲臣妾我也好句是欲劉

豫我也好句劉豫臣事醜虜南面稱王自以為子孫

帝王萬世不拔之業一旦豺狼改憲梓而縛之父子

筆力句法俱備  
補梓音卒  
持頭髮也

足見關係不小

為虜商鑒不遠而倫又欲陛下效之夫天下者祖宗

之天下也陛下所居之位祖宗之位也奈何以祖宗

之天下為犬戎之天下以祖宗之位為犬戎藩臣之

位陛下屈膝則祖宗廟社之靈盡汗夷狄祖宗數

百年之赤子盡為左衽朝廷宰執盡為陪臣天下士

大夫皆當裂冠毀冕變為胡服異時豺狼無厭之求

安知不加我以無禮如劉豫也哉夫三尺童子至無

知也指犬豕而使之拜則怫然怒今醜虜則犬豕也

堂堂天朝相率而拜犬豕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

為之耶倫之議乃曰我一屈膝則梓宮可還太后可

裂冠毀冕  
出左昭九  
年  
我下一本  
無以字  
巧此譬喻的

士皆裂冠

毀冕去之

出逸民傳

此譬喻的



淵聖即欽宗廟號是足以塞秦檜之口却高宗之望矣此直以義理斷不以利害論如此反覆意義始盡

到此始見不可何等痛切此以上言理不可臣

復淵聖可歸中原可得嗚呼自變故以來主和議者誰不以此陷陛下哉而卒無一驗是虜之情偽已可知矣陛下尚不覺悟竭民膏血而不恤忘國大難而不報含垢忍耻舉天下而臣之甘心焉就令虜決可和盡如倫議天下後世謂陛下何如主况醜虜變詐百出而倫又以奸邪濟之頓挫梓宮決不可還太后決不可復淵聖決不可歸中原決不可得而此膝一屈不可復伸國勢陵夷不可復振可為痛哭流涕長大息也補賈誼策曰臣竊惟今之事勢可為痛哭向者陛下間關海道危如累卵當時尚不肯北面臣虜

虜

言今日可戰此是實

此以上言勢不可臣

此一節言王倫之罪

况今國勢稍張諸將盛銳士卒思奮只如頃者醜虜陸梁偽豫入寇固嘗敗之于襄陽敗之于淮上敗之于渦口敗之于淮陰較之前日蹈海之危已萬萬矣儻不得已而遂至於用兵則我豈遽出虜人下哉言不今無故而反臣之欲屈萬乘之尊下穹廬之拜三軍之士不戰而氣亦索此魯仲連所以義不帝秦非惜夫帝秦之虛名惜夫天下大勢有所不可也今內而百官外而軍民萬口一談皆欲食倫之肉謗議洶洶陛下不聞正恐一旦變作禍且不測臣切謂不斬王倫國之存亡未可知也雖然倫不足道也秦檜



此挿入秦  
捨罪案有  
見可謂謹  
論不避權  
奸不畏鈇  
錢

不知下一  
本有邪字

此等說話  
真足以回  
高宗之心  
塞秦檜之  
口檜果不  
足責子獨  
惟夫高宗  
亦不覺悟  
可恨可惜

以腹心大臣而為之陛下有堯舜之資檜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導陛下如石晉補後晉高祖石敬瑭表稱臣於契丹借其近者禮部侍郎曾開等引古誼以折之檜乃厲聲曰侍郎知故事我獨不知則檜之遂非恨復已自可見而乃建白令臺諫從臣僉議可否是乃畏天下議已而令臺諫從臣共分謗耳有識之士皆以為朝廷無人吁可惜哉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夫管仲霸者之佐耳尚能變左衽之區為衣冠之會秦檜大國之相也反驅衣冠之俗歸左衽之鄉則檜也不唯陛下之罪人實管仲之罪人

情詞悲咽

此一節言  
孫近之罪

收前二段

矣孫近附會檜議遂得參知政事天下望治有如饑渴而近伴食中書漫不可否事檜曰虜可講和近亦曰可和檜曰天子當拜近亦曰當拜嗚呼參贊大政徒取充位如此有如虜騎長驅尚能折衝禦侮耶臣竊謂秦檜孫近亦可斬也臣備員樞屬義不與檜等共戴天區區之心願斬三人頭竿之藁街補藁街在長安城南門內舊有蠻夷邸若今之鴻臚館然後羈留虜使責以無禮徐興問罪之師則三軍之士不戰而氣自倍不然臣有赴東海而死耳寧能處小朝廷求活耶

謝疊山評肝膽忠義心術明白思慮深長讀其文想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朱晦菴評胡澹菴此書可與日月爭光中興奏議此為第一

張南軒評廬陵胡公任樞密院編修中封事乃排和議乞斬秦檜孫近王倫不避斧鉞精忠足

茅鹿門評侍郎胡澹菴諫書論理勢最激烈然理盡詞止而氣極不衰亦有卓然不可及者在

上田樞密書

蘇老泉

補田況字元均信都人仁宗至和中為樞密副使卒諡宣簡

天之所以與我者一篇之骨在此豈偶然哉與

舜不得以與商均而瞽瞍不得奪諸舜與生奪

發於其心出於其言見於其事確乎其不可易

我沒我學自叙通篇語氣悠揚婉轉

文法如此變化有力

也聖人不得以與人父不得奪諸其子於此見天之

所以與我者應首不偶然也夫其所以與我者輕必

有以用我也意我知之不得行之不以告人言獨善其身

天固用之我實置之其名曰棄天沮溺自卑以求幸

其言敷叙自小便求用其道鋪張天之所以與我者

何如而我如此也其名曰褻天儀秦棄天我之罪也

褻天亦我之罪也不棄不褻而人不我用不我用之

罪也其名曰逆天然則棄天褻天者其責在我詞宏

逆天者其責在人在我者吾將盡吾力之所能

為者以塞好夫天之所以與我之意而求免夫天

即上堯不得與丹朱二句意而生出用我二字意思便有許多枝葉

此言人不我用乃君相之罪此三天字應首句一天字文氣昌大此言欲求



下後世之譏在人者吾何知焉吾求免夫一身之責

夫道八大作夫責

之不暇何岸等而暇為人憂乎哉孔子孟軻之不遇老

於道途而不倦不愠不怍不沮者夫固知夫道之所

在也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不足相與以有為也

我亦知之矣抑將盡吾心焉耳吾心之不盡吾恐天

下後世無以責夫衛靈魯哀齊宣梁惠之徒折他轉

而彼亦將有以辭其責也然則孔子孟軻之日將

不瞑於地下矣夫聖人賢人之用心也固如此如此

而生如此而死如此而貧賤如此而富貴升而為天

泗而為淵流而為川止而為山彼不顧吾事吾事畢

矣切怪夫後之賢者曲婉不能自處其身也此一設饑

寒困窮之不勝而號於人此是說嗚呼使吾誠死於

饑寒困窮耶則天下後世之責將必有在彼其身之

責不自任以為憂而我取而加之吾身不亦過乎今

洵之不肖何敢自列於聖賢然其心亦有所甚不自

輕者本何則天下之學者孰不欲一蹴而造聖人之

域然及其不成也求一言之幾乎道而不可得也千

金之子可以貧人富可以富人非天之所與雖以貧人

富人之權求一言之幾乎道不可得也天子之宰相

可以生人可以殺人非天之所與雖以生人殺人之

自書

此隱諷用

孔孟不肯

棄天

以靈哀隱

諷公應

送天

以韓公應

襲天後之

學者多至

襲天

號於八大

作于下於

聖於聖夫

於益州於

文皆作丁

我八大作

吾非是

此作文妙

處

看他轉處

鋪張傳麗



權カ求ク一コト言ハク之ヲ幾キ乎ヤ道ミチ不レ可ク得ル也ナリ此一段筆力尤高今イマ洵ホトト用ユ力カ

於今於心  
八大皆作  
于  
起八大作  
啓  
心有八大  
作心得

應首句天  
與意

茅坤云老  
蘇自任大

於聖人賢人之術亦已久矣其言語其文章雖不識其果可以有用於今而傳於後與否獨怪夫得之之不勞方其致思於心也若或起之得之心而書之紙也若或相之夫豈無一言之幾于道者乎千金之子天子之宰相求而不得者一旦在己故其心有以自負或者天其亦有以與我也曩者見執事於益州當時之文淺狹可笑饑寒困窮亂其心而聲律記問又從而破壞其體不足觀也已數年來退居山野自分私棄與世俗日疎濶得以大肆其力於文章詩人之

故文章亦  
大  
以此立論  
恐未當分  
明是以賈  
誼自居未  
見其人猶  
孟子然而  
無有乎爾

句法健

終篇首意  
言所以必  
求用也

自明其不  
棄天棄天

優柔騷人之清淑孟韓之溫醇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向無不如意嘗試以為董生得聖人之經其失也流而為迂鼂錯得聖人之權其失也流而為詐有二子之材而不流者其惟賈生乎分明以賈生自任惜乎今之世愚未見其人也作策二道曰審勢審敵作書十篇曰權書洵有山田一項非凶歲可以無饑力耕而節用亦足以自老不肖之身不足惜而天之所與者不忍棄且不敢棄也有收拾執事之名滿天下天下之士用與不用在執事故敢以所謂策二道權書十篇為獻平生之文遠不可多致有洪範論史



諷田公不可逆天  
終上其貴  
在人意  
結有加

果然是筆  
頭上挽得  
數百鈞起

論十篇近以獻內翰歐陽公度執事與之朝夕相從

議天下之事則斯文也其亦庶乎得陳於前矣若夫

言之可用與其身之可貴與否者執事事也有執事

責也於洵何有哉責字有照

林次崖評此書本欲求知却說士當自重以孔孟立

字有法度有氣勢有光

潮州韓文公廟碑

蘇東坡

匹夫而為百世師匹夫之微卓然特出一言而為天

下法二句最力量大非韓公不足以當之章子厚猶

以為復文公太是皆有以參天地之化關盛衰之運

是其為人皆有以參天地之化育而一出其生也

有自來其降生之初其述也有所為矣其逝而夫也

故申呂自嶽降謂申呂姜姓太公望其先

而傳說為列星師篇云傳說得之相○莊子太宗

古今所傳不可誣也自古及今相

孟子曰我善養吾浩

然之氣舉孟子養是氣也寓於尋常之中而塞乎天

地之間謂浩然之卒然遇之凡人卒然之間則王

公失其貴王公雖貴而失其所晉楚失其富晉楚雖



只以一句其所以為富良平失其智漢張良陳平雖智貴育失其勇失其勇而不敢逞儀秦失其辯戰國張儀蘇秦

形而立必有不依夫體之不恃力而行不恃武勇之不待生而存自存于未生之先者不隨死而亡者不隨聖賢之死而或上其浩然之英氣者故在天

為星辰故升而在天則為星在地為河嶽降而在地則為山幽則為鬼神其在於幽則為鬼而明則復為人生於至明之中則復為人而得萬此理之常無足怪

論謝枋得曰此是的確者謂古今所傳不可誣者也以

氣即已合為自東漢以來自東漢諸儒以來道喪文弊大道

觀開元之盛歷唐太宗貞觀之間皆異端也輔以房杜姚宋而不

能救輔以房玄齡杜如晦姚崇宋璟不能獨韓文公

起布衣獨韓公三歲而孤起布衣談笑而麾之談笑而

天下靡然從公天下靡靡然復歸于正又再歸蓋

此一段論

于本集八大作於消當時俗

樓迂齋曰褒文公只消此數句

正文章句卷之四

卷之四

十八



文公浩然 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延湊詔愈宜撫衆皆危之愈至

本集八大 無此字非 是

對廷湊力折其黨廷湊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策六軍之將如牛元翼比者為不臣但朝廷觀大體 不可棄之公久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愈曰若爾 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而出廷湊不 此豈非參天 敢追者公之力也○帥去聲

地關盛衰浩然而獨存者乎此等所為豈非浩然之 氣參于天地而關于國

者盛衰 蓋嘗論天人之辨蓋嘗論究 天人之理以謂人無所不

至用其至似難以勝人也惟天不容偽惟天理所在 則不容以偽

心欺 智可以欺王公私用其智者王公 雖貴而可以欺不可以欺豚

魚汗躁之豚冥昧之魚似可欺也而中孚之卦以信 及豚魚為吉蓋中心有毫之欺非孚信之實者

雖豚魚不可欺也 力可以得天下專用其力者雖天 可欺也故公之精誠文

得匹夫匹婦之心夫愚婦之心服

惜乎文公 不能大用 且起立廟 意

公之精誠得能開衡山之雲愈有謁衡山南海廟 詩云我來正逢秋雨

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感應豈非正直能 感通須臾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晴空是誠能開

衡山之而不能回憲宗人之惑憲宗連法門寺佛骨 入禁中公生表力諫

帝大怒將抵以死是能馴鱷魚之暴鱷魚之狀龍 身虎爪蟹目

鱷鱗尾長數丈發火如箕芒刺成鈎仍有膠黏多於

水濱潛伏人畜近以尾擊之食如象之任鼻也一生

百卵及成形則有為蛇為龜為蛟者甚靈○愈貶潮

州既至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為民害愈為文

投溪水中視之是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日而不能

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

弭皇南縛李逢吉人之謗憲宗得愈潮州謝表頗感 悔欲復用之皇甫縛素忌

愈直即奏言愈終疎狂可且內移改袁州宰相李逢

吉因臺參之事使愈與李紳交聞遂罷愈為兵部侍

郎是不能信於南海之民天廟食百世南海之民

鱷木集作 鱷下同



公之二字  
八大作其  
字本集所  
不上無其  
字

應上人無  
所不至二  
句

立廟奉公及而不能使其身一日安於朝廷之上

公自觀察推官入仕陽山縣潮州移袁州蓋公之

所能者天也蓋公之所自然精誠足以契天其所不

能者人也其所不能以言語口舌爭者皆人也所始

潮人未知學始潮州之人未有公命進士趙德為之

師此韓公潮州請置學校云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今

通經旨文章能知先王之學且排異端而氣孔氏

行進皆首所師法而為學以延及齊民延及齊民

于今號稱易治至干今世之民皆信乎孔子之言吾

子學道則愛人而小人學道則易使也此論潮民潮

人之事公也飲食必祭於公不忘本也水旱疾疫凡

有求必禱焉公若必請禱于公之廟此論潮人思

出入為艱而廟在刺史公堂之後治公堂之後民以

不果前太守欲請朝音更元祐五年哲宗元祐朝散

郎王君滌來守是邦朝散郎姓名凡所以養士治

民者一以公為師以文公為師法而行之民既悅服

服王公所以師法文公之政者則出令曰以諭民願

新公廟者聽有願作新公廟以民權趨之新公廟以

謝疊山曰  
此數句合  
祭法見文  
公之庶非  
淫祠也

前太守本  
集八大作  
前守恐非  
是

美王君處  
只消這兩  
句

懋本集八  
大作謹



于八大作

于八大集  
八大集也

餘意徵集

設為問答

便出入至是太守許其新創上地於州城之南七里  
 乃權呼相率而趨稱其從  
 上勝地於城南七里之間  
 從人之欲而決之於神也  
 言廟之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  
 所以成之或曰公去國萬里而謫于潮  
 不能一歲而歸僅七月在潮是也  
 沒而有知其不眷  
 戀于潮也審矣使公之沒而其神有知則豈不曰吾  
 不眷戀于潮也  
 也從可知矣軾曰不然東坡設辭公之神在天下者  
 公之生有自來及有所為故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其神之不昧則然在天下如水之在地中無所往  
 而不在也其水之在地中流而浸潤隨而潮人獨信  
 之沒思之至潮州之人信于公者深思  
 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乃光景之氣也  
 之著也朱子曰昭明乃光景之氣也

結有滋味  
潛玩纔得

元年八大  
及本集作  
七年  
本集八大  
無為字

茅坤云歌  
甚佳

正文章章卷之四

卷之四

二十一

人者情愴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  
 颯然之意此皆言公之神可敬耳  
 若或見之公之  
 或在如在其上譬如鑿井得泉而曰水專在是豈理  
 也哉譬如水無往不在而鑿井得泉者乃曰水專在  
 信之尊之而公亦庶幾廟食于此亦豈專在乎此方  
 哉此段論公之神無往不在而獨潮人之所思  
 意警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宋神宗元豐元年詔封公昌黎伯  
 名故榜曰昌黎伯韓文公之廟  
 人請書其事于石會盟之人請東坡書文  
 以遺之使歌以祀公于廟祀者使歌以祀公  
 曰公昔騎龍白雲鄉  
 昔莊子乘彼白雲游于帝鄉謂公  
 騎龍作馬乘白雲于帝鄉







物以歛藏蓋有道 約束鮫鱷如驅羊鮫與鱷魚類

則易遣今文公一祭文約也 鮫鱷鮫鱷之屬 鈞天無人帝悲傷

九天中天曰鈞天 謂大鈞之天 無人輔佐 謳吟下

招遣巫陽 巫陽 祝之美名也 下招 爆性雞卜羞

我觴 爆性者 雞牛郊祀志 謂祭禮以爆性雞卜

之薄而羞進我之酒觴 於餐荔丹與焦黃 文公羅

荔子丹 今焦葉黃為迎送 研子厚之歌也 蘇公只

用其事 使朝人以此祭文公亦公使神人以

此祭文公不少留我涕滂 弟滂悲而泣也 謂公之

被公之賜我其悲泣矣 尚 翩然被髮下大荒 詩公

庶幾其神來此廟也 翩然被髮下大荒 詩公

然下大荒 被髮下大荒 真漠而來如公平時 豪遠之氣

象也 坡公用此最善 乃文公自己 事文公在天之靈 其來享也必矣

謝疊山評 後生熟讀此等文章 下

陳磻洲評 於潮而潮祀公為神 文公之生也參天

是知公雖齒齒于人 而能與天貫通也

洪容齋評 劉夢得李習之皇甫持正李漢皆稱頌韓

華削成人文無窮 夫子按生鸞鳳和鳴 蟬

我所 在二十餘年 聲名塞天 習之云 建武

以還 文甲質喪 氣蒸體弱 剝不讓 撥去

其華 得其本根 包劉越羸 並武同殷 六經

之文 絕而復新 學者有歸 大變于文 皇甫

云 先生之作 無圓無方 玉是歸公 扶經之

心 執聖之權 尚友作者 按邪 舐異 以扶孔

子 存皇之極 如古 澳今 無有端 涯鯨 鏗春

麗 驚耀天下 栗密窈眇 章妥句 適精能之

三文章九范平木

卷之四

二十三

下朝一作

和鳴一作

之風

補黃東發

云韓文公

廟碑非東

坡不能為

此非韓公

不足以當

此千古奇

觀也

補方三山



云韓文公排異端明大道正救人心之功隱而難言東坡欲張之故說二君四相不作束縛約束華本

至入神出天姬氏以來一人而已漢之語云詭然而蛟龍翔蔚然而虎鳳躍鏘然而韶鈞鳴日光王素周情孔思千態萬貌卒澤於道德仁義炳如也是四人者所謂推高文公可謂盡矣及東坡之碑一出而後衆說盡廢騎龍白雲之詩陷厲發越直到雅頌所謂若捕龍蛇搏虎豹者不可得而約束大哉言乎

朱晦翁評

東坡作韓文公廟碑不能得一起頭起行百十遭忽得匹夫而為百世師兩句下面只如此掃去但人有才性者不可貪讀東坡此等文有才性人便須收拾入規矩不

茅鹿門評

予覽此文不是昌黎本色其前後議論多漫然然蕪長公生平氣格獨存故錄之

上范司諫書

歐陽公

補范文正公初為右司諫

具原本作其八大無月日至執事十五字八大作卒

呂東萊曰所以待文正有此語此是一篇主意綱目

三二作二三句自外面說兩段求映得諫官大得失本集八大易地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為一書以賀多事倉卒未能也司諫起不七品官爾起抑揚於執事得之不為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起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自旁說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主一事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結上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得失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



以諫官此宰相

此一段最

是筋骨節

上下本集 日處且敬

策

字八大陸 呂東萊曰

作階皆非 總上二段

華本惟作 並說惟偏

故以言行 道亦行結

轉諫官身 上去

到此放輕 宰相獨歸

重諫官 此一段意

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  
 為宰相必為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  
 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  
 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  
 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鋪立於殿陛之前與天  
 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  
 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再說  
 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于有司諫官之失職  
 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

于本集八 大作於

于本集八 大作於

筆最高他 人說大止 于宰相今 言不如極 妙以上提諫 官之重以 下特議諫 官之可懼 此設士本 夫屬望之 語以諷其 諫承上接下 妙

簡冊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口之  
 官立起頭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非材  
 且賢者材賢二字 起下過文不能為也近執事始被召於陟州  
 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  
 為御史必為諫官及命下果然省文則又相與語曰  
 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  
 色面諍廷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  
 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此句  
 料于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為也撥其  
 意而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待

此段說破 骨髓精神

九色平水

二十五



此破其有待之意欲  
待之意欲  
說下事先  
立此句  
麻白麻紙  
論陽城事  
最切  
不惟說倒  
陽城且有  
助於退之

下耶本集  
八大作也  
此一句實  
說收前二  
小節  
茅坤曰雄  
辭  
呂東萊曰  
警策

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應在下退之  
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為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  
為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廷論陸贄及沮裴  
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纜兩事耳呼起下當德宗時可  
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  
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  
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耶謂宜朝拜  
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為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  
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  
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此一段應陽何所取哉今之

一本與  
八大有一

本集八大  
無下得言  
二字非是  
此數句從  
柳柳州與

下事時有  
此一說言  
此非意宗  
多事亦  
當言也  
自此以下  
皆餘意翻  
得盡

一篇意思  
只以四句  
收拾所謂

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  
下語此又非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餘  
化理清明雖為無事固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  
者有意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  
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  
也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  
用層層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  
卑不得言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極  
力可不惜哉此一段合人情范伏惟執事思天子所  
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



昌黎論史  
書來

一言有萬  
鈞之力

總前  
結束

且解洛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謝疊山評。

歐陽公文章為一代宗師。然其鋒銳鏗鏘。光沉馨。不如韓文公之奇。奇怪。可喜。可愕。學韓不成。亦不庸。歐不成。必無精采。獨上范司諫書。朋黨春秋。縱囚論。氣健。光。能長。少年熟讀。可以發才氣。可以生議論。

朱晦菴評。

歐公上司諫書。其中却自美麗。有好处。有不可及處。却不是關。無意思。蘇老泉上歐公書云。執事之文。紆徐委備。往復百折。而條達疏暢。無所間斷。氣盡語極。急言竭論。而容與簡易。無艱難勞苦之態。此三者皆斷然自為一家之文也。

吳處厚評。

永叔文其原實出于韓。但得法後更自加變態。古人之文有專學一家者。有參取諸家者。有自出己意者。永叔雖學韓。而博采古今。更自拔出機杼。故能曲盡其妙。成就一家之文。無復措手也。

呂東萊評。

此叔此書。大平正。有眼。目筋骨。須看。他前後貫穿。錯綜抑揚。處筆意最高。他人說。

茅鹿門評。

疊山云。當與韓文公爭臣論並觀。以予評之。較勝於爭臣論。

此書劣於  
爭臣論遠  
矣。余嘗疑  
鹿門評亦  
復書賈之  
所擬也。今  
閱八大家  
有鹿門此  
評。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

卷第四

正文章軌範評林註釋卷第四 畢





